

曹文轩经典作品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曹文轩 著 / 「俄罗斯」安娜斯塔西娅·阿卡普瓦 绘

细米



曹文轩经典作品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曹文轩 著 / [俄罗斯] 安娜斯塔西娅·阿卡普瓦 绘

细米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序

那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闲逛，突然发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展台的插画墙上有一幅非同寻常的画，马上被它强烈地吸引了过去。欣赏了许久后，我问他们这幅画为何人所作。得到的回答是，它的作者是德国插画家索尼娅·达诺夫斯基。他们说我的眼睛真毒，居然一眼就看出了它的非凡，它来路的不同。我再三端详了它，心中慢慢有了一种期望：如果我的作品也能有如此品质的图画作为插图，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这个念头一直藏在心中，因为我知道做这样一件事并非易事。中国多年与世界隔绝，只是在很晚的后来，才慢慢打开国门，开始与世界对话交流，但依然还很生疏，存在许多障碍。尤其在沟通的管道方面，就那么稀少，并且不畅通，心中的那个念头也就放下了。

但不久，中少社的编辑对我说，他们已经通过各种管道找到了一些著名的国外插画家。而且，他们很快将我的作品译成英语，送到了这些画家手上，看他们是否愿意为这样的作品做插图。很快就有了反馈：他们对我的文字不仅很感兴趣，而且十分欣赏，表示非常愿意为它们插图。事情的顺利远超预料。工作很快就开始了。

于是，我们今天就有了这套名为“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的我的作品新系列。

在此，我必须要说的是：中国并非没有如此水平的画家，但中国缺少如此水平的插画家；中国高水平的画家，大多没有走到插画这个领域来。也许他们对插画有着误解，做一个插画家好像矮化了自己。他们不愿放低身段——怎么就是放低身段呢？这实在是一种糊涂的见解。

我一眼看中索尼娅的那幅画，主要原因可能是那种写实风格的插图我已经久违了。我一向就偏向于写实风格的插图。在有创意的画与有功底的画之间，我往往更看重有功底的画——那种既需要大量时间和足够耐心，又非常讲究艺术的画（准确的光影、细致入微的层次、极其逼真的细节、出人意料的角度等）。然而，如此插图已几乎消失，而在儿童文学这里更是难得一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插图大多为非写实的一路，颜色平涂，没有层次，圆圆滑滑，没有景深，立体感自然无从说起，只是一个一个的平面。当然，此类作品中也有可以冠以“艺术”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都很难称之为“艺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往往都很短暂。当然，论作品之高低，是不能仅用完成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但毕竟那些写实的作品可能更见功夫。我只知道，写实的画家去干那些平涂的作品——一旦顺应了，是一定能够胜任的，而让平涂的画家去干写实的作品大概不一定都能够胜任，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连张人脸都画不像，岂能完成如此写实的任务？我的感觉很固执，就是觉得写实的插图显得更有分量，也更经得起反复欣赏。正是持有如此看法，所以在见到德国画家索尼娅的那样一种画风的作品时，我才会有那种感叹和冲动。

现在，这些我所喜欢的画终于也来到了我的作品中，这是我的幸福。

这些画的意义大概还不仅仅是它们对应地诠释了我的文字，还在于他们是外国画家，他们是在另样的文化情境中阅读了我的文字之后作出的画。与中国画家相比，他们面对我的文字一定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可也一定多感受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这就意味着，因为有这些插图与我文字的融合，从而有了新的《草房子》（〔德〕索尼娅·达诺夫斯基绘）《青铜葵花》（〔西班牙〕阿方索·卢阿诺绘）《细米》（〔俄〕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绘）等。记得在和巴西画家米罗先生对话我们共同完成的绘本《羽毛》时，我指出了他的画中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元素，比如他对中国青花瓷的情有独钟。因为我们总是与青花瓷相遇，渐渐地感觉钝化了、无动于衷了；而对于他而言，青花瓷就是中国，感觉十分新鲜，因此他将他的画大量画在了一只一只青花瓷的瓷瓶上，从而出现了不在我们想象世界中的画面。这些画面十分精彩，并意味深长。它带给《羽毛》的价值，非同小可。我想，现在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也一定因为这些插画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而无意之中给它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光彩。

至于说这些著名的插画家为什么会认可我的作品，在报酬微薄的情况下愿意接这样的活儿，我想，还是因为他们看懂了我的作品。而能够被看懂，就是因为我数十年坚持的文学观奏效了。这个文学观简而言之就是：你写的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至上——必须至上；唯有如此，你的文字才具备穿越时空的力量。

感谢诸位外国插画家，感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促成了如此美好的中国文学与外国艺术的联姻。

曹文轩

2016年1月4日凌晨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目录 | m u l u

- 第一章 树上的叶子树上的花 1
- 第二章 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 33
- 第三章 风也吹，雷也打 76
- 第四章 太阳落进大河我回家 107
- 第五章 买一根针，买一团线 136
- 第六章 买根红绳给我姐姐梳小辫 167
- 第七章 小辫长，小辫短 215
- 第八章 我家姐姐是花一朵 243
- 乡村情结（代后记） 274

细米

第

一

章

树上的叶子树上的花



1

稻香渡是坐落在大河边上的一个村子。

今天的稻香渡有点儿兴奋，因为今天这里将迎来一批从苏州城里来的知青。听说，全是女孩子。来这一带插队的知青，不知是什么原因，都是男女分开派往各个村子的。

稻香渡的男女老少，好像都希望分到稻香渡的是女知青。理由也说不出太多，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分到稻香渡的是女知青。

毛胡子队长一大早就带领几个壮实的年轻农民驾船去二十里外的油麻地接她们了。油麻地是一个大镇子，有轮船码头。城里来的知青从县城坐轮船到油麻地，随即就按男女编队分往油麻地周围的若干个村子。

午后的太阳十分明亮。

稻香渡的河边上挤满了人，都在向大河的尽头眺望着。

一些小孩儿挤在成人堆里，看不到大河，就不住地问：“看到船了吗？”有人说：“还没有。”有人却说：“看到了，喏，那不是我们稻香渡的大船吗？”那些看不到大河的孩子分不清谁的话是真的，就仰着脸问：“真的看到船了吗？”那些大人要么就是故意不答，让那些孩子着急去，要么就是没有将那些孩子当一回事，对于他们的追问无动于衷，只将心思放在对大河尽头的眺望上。那些孩子心里明白了，不能指望这些大人会对他们有个认真的态度，就只好凭自己的力气与身体

的小巧灵活，在大人们之间的缝隙里钻来钻去，企图钻到人群的前面去。几个瘦小的孩子，竟然从大人的裤裆里钻了过去。有个女孩儿看到了，就说：“不要脸！”

细米不用这样着急，因为他早爬上了村头的那棵高大的槐树。他稳稳地坐在一根横枝上，垂挂着的两条腿，还悠闲地摆来摆去，一副很舒服的样子。大河在他眼里，是一条没有任何遮挡的大河。

大树底下站着红藕。

红藕也看不到大河，但红藕并不着急，因为红藕有细米——细米会在树上不住地向她诉说大河的：

“大河光光的。”

“有条船，是一条小船。好像是放鱼鹰的。”

“从大河那头飞来了一群鸟，往北飞去了。”

“有一群野鸭落到那边芦苇塘里了。”

.....

红藕仰着脸望着树上的细米。有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她把眼睛眯了起来。

但，细米并不低头看红藕，他直朝大河看。细米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儿，尤其是在红藕面前。

红藕比细米大方多了，尽管她知道三鼻涕他们几个会不时地掉过头来不怀好意地看她和细米。红藕不在乎，她就是喜欢跟细米待在一起。再说，红藕是有理由的：她是细米舅家的孩子，细米是她姑家的孩子，细米大她两个月，但也是她的小表哥呀。

三鼻涕挤到了树下，向树上的细米问：“看到船了吗？”

细米没有心思理会三鼻涕，依然眺望他的大河。

三鼻涕在等待树上的消息时，两道清水鼻涕已悄悄地朝嘴边流去。三鼻涕需要聚精会神地管他的这两道永远在流淌的鼻涕，因为只要注意力一在别处，它们就会探头探脑地跑出来。如果是一件事物紧紧地吸引住了他，或是一个心思紧紧地纠缠住了他，它们甚至会越过他的嘴巴，直到有人说“鼻涕过河啦！”他才突然一收走开了的注意力，紧接着就小肚子一扁，一使劲，哧的一声，将它们吸了回去，不留一点儿痕迹。

三鼻涕仰望着树上的细米，仿佛细米就是那条大河，就是那条载着女知青的大船。直到脖子酸了，他也没有听到细米的回答，便又追问了一句：“看到了吗？”

细米歪头看了他一眼，说：“看到了也不告诉你。”

三鼻涕有点儿生气，捡起地上一块小瓦片要朝树上砸去。而当他看到细米瞪着眼睛、在用神情对他说“你敢”时，手一松，将瓦片丢在了地上，说了句既无奈又很可笑的话：“那你要告诉谁呀？”

不远处站着另一个女孩儿琴子。她看了一眼红藕说：“告诉红藕呀。”说完，既不看看红藕的脸色，也不看看红藕是否追了过来，就赶紧一头钻进人缝里逃跑了。

于是十几个男孩儿和女孩儿好像早约好了似的，男孩儿一起喊：“细米！”女孩儿就立即呼应：“红藕！”

“细米！”“红藕！”“细米！”“红藕！”……

喊声此起彼落。

树上的细米红着脸，他真想一拉裤带，朝树下那个喊得最凶的男孩儿嘴里滋泡尿。他的尿是尿得又准又狠的，对于这一点，他心中有数。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尤其是想到还有那么多女孩儿在场，他又不能照他这一坏坏的念头去做。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装作没听见，硬坐在横枝上不吭声。

终于有一个大人受不了这群孩子的聒噪，大发一声：“别嚷嚷了！”才算将喊声平息了下去。

不知是等乏了，等得没有兴致了，还是从路途的长远算出大船回来还要有一些时候，河边上的人群有点儿松懈下来，一些人先回家了，留在河边上也就看着，不再大声说话了。那些孩子倒都没有走开，在各自选择的位置站好、坐好，仿佛在一个硕大无朋的剧场里等待着一场大戏的开幕。

“不告诉我拉倒！”三鼻涕说，趁人稀，及时地挤到前面去了。

有片刻工夫，细米不再在心里惦记大河尽头将要出现的大船。他安静地坐在横枝上，观望着春天阳光下的稻香渡——

春天的雨水多，地里又不太需要水，太阳还没有多大蒸发水汽的力量，大河变得十分开阔与饱满。此刻，只有一丝小风轻轻地吹过，河面上起了细密的波纹，仿佛有成千上万条银色的小鱼游到了水面上。阳光下的草屋与瓦房，既有规则又无规则地排列着，散落着，宁静地勾画出一个既紧凑又稀松的村落。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从大河分出，流过村后，河那边是稻香渡中学。细米是校长的儿子，他的家就在校园里。细米看到了稻香渡中学的旗杆与红旗，还看到了院子里的妈妈与他的小狗翘翘。细米什么都看到了：两岸的麦田、水塘边啃草的牛、停在小河里的船、慢悠悠旋转着的风车、在地里觅食的各种颜色的鸽子、东一簇西一簇的芦苇和菖蒲、河滩上的坟场、几户人家的炊烟……稻香渡有的是景色。此时，这些景色都笼罩在一片静谧的氛围之中，仿佛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

忽地有人大声喊：“看哪，船回来啦！”

这一声喊过后，看到大河的与没有看到大河的都盲目地跟着喊：“船回来啦！”

喊声如潮，将那些暂时回家的人统统喊了出来，村巷里一片喊声，一片吃通吃通的脚步声，其间夹杂着狗吠声，人们都朝河边跑来。

站在前边的人，起初以为自己一下没有看清大河尽头的景象，听众人都喊“船回来啦”，心里有些疑惑，但又没有把握确定是否真有船，也就跟着喊，等人神看了又看终于没有见到船的影子后，才疑惑地问：“哪儿有船呀？”

“哪儿有船呀？”

“哪儿有船呀？”

数不清的大人与小孩儿不看大河的尽头，却都在互相望着问，仿佛对方的脸才是那条大河。

“没有船……”细米在那根横枝上站了起来，起初是犹犹豫豫地说，随即对下面的人喊，“根本没有船！”

“谁说看到船啦？”有人问。

“谁说看到船啦？”无数的被戏弄了的人，很生气地追问。

空中响起一阵粗野的、带了几分恶毒的笑声。这笑声是捏着嗓子发出的：“哈哈，哈哈……”

在靠河边的一幢高高的瓦房的房顶上站着小七子。

地上的人看小七子时，看见了一片一片春天的云正从他身后白马般地跑过。

小七子光头，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长裤，上身却光溜溜的没有一丝布。一根宽宽的皮带，紧紧地勒在腰上，勒出一个圆溜溜的肚皮。皮带有点儿长，余出的一截，就耷拉在那里，

更将小七子装点得吊儿郎当。

人们望着小七子，谁也不说话。

瓦房主人先是待在屋里的，觉得屋顶上有动静，就跑到门来，仰头看到了小七子，大声问：“小七子，你要干什么？”

小七子觉得瓦房的主人问得有点儿奇怪：“干什么？能干什么？看船！”

“你下来！”

“我为什么要下来？”小七子在屋顶上坐下了，还将两腿尽量撇开，摆出一副很舒坦的样子。

瓦房主人抄起一块砖，朝房顶上威胁道：“你下来不下来？”

瓦房主人是个杀猪的，也许是稻香渡唯一的一个能使小七子感到惧怕的人。小七子站了起来，但还是没有显示出他要从瓦房顶上下来的样子。

瓦房主人身子向后一仰，随即向前一倾，将一块整砖朝小七子砸去。

人群哇了一声，这一声里有吃惊，又有痛快。

小七子一闪腰，躲过了那块砖。

砖坠落到了瓦房顶的那边，砸在瓦上，就听见一声清脆的瓦的粉碎声，随即又听到了砖头在瓦上向下滚动的骨碌声。

在瓦房主人的感觉里，这砖仿佛是从他心头上锐利地滚过。他指着小七子，一时说不出话来。

小七子仔细地察看了一下，掉过头来说：“一共碎了五片瓦。”他对众人说，“这怪不得我。”

瓦房主人说：“你等着，我拿鱼叉叉穿了你！”说罢，冲进院子。

小七子背过身去，解开裤子。

地上的人们看到了两瓣白得耀眼的屁股，随即又看到了一股细流从小七子的裤裆里流泻出来。

女孩子们纷纷低下头或转过脸去。

当瓦房主人抓着一杆长长的鱼叉跑出院门时，小七子已跳到挨着房子堆放的一个草垛上，旋即人就没影了。

瓦房主人不管眼前有没有小七子，将鱼叉固执地瞄在空中，仿佛有一条鱼会忽然地从半空中出现似的。

人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大河上。他们看看天上的太阳，相信大船马上就要出现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已被人暂时忘记了的小七子又在人群的背后悄然无声地出现了。凡看到他的人，都远远地躲着他。这使小七子很恼火，他往地上吐唾沫，心里在骂人。

几只喜鹊从河这边飞到河那边，又从河那边飞到河这边，在大河的上空留下了一串喳喳声。

细米仿佛有了一种预感，将眼睛睁大了朝大河的尽头看……

细米忽然叫了起来：“船！”他忘了自己是在树上，抓住树枝的手松开了，朝大河尽头指去，差点儿从树上跌落下来。

孩子的眼睛比大人的尖，随后，有四五个孩子同时看到了船——尽管它显得那么小，那么模糊。

一叶白帆渐渐地明朗起来，并且越来越大。

“船回来了！”“船回来了！”……河岸上挤满了人，但却就这一句话。

孩子们比大人更要兴奋，因为，这些女知青将要一个地被分到一户户人家——他们家将拥有一个从苏州城里来的女孩儿。当然，他们一个个也有点儿忐忑不安。因为，不可

能每家每户都能分到。

从昨天晚上开始，细米就在想：我们家能分到一个吗？他觉得，他家是最有条件分到一个的，因为他家有富余的房子，再说，爸爸的学校也有一间空着的宿舍。但，细米还是有点儿不太放心。他真的很希望他家能分到一个。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希望。

三鼻涕在河边蹦跳着：“来啦！来啦！”

细米想：你高兴什么？冲你的鼻涕，也不会分到你家的。

翘翘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它先将爪子搭在树干上冲细米叫，见细米不怎么理会它，就跑到水边上去了。见那群孩子欢叫，它也冲着正在往这里驶来的大船叫起来。

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大船上的人了，孩子们开始欢腾起来。

小七子一直没有挤到前头，他似乎也不怎么想挤到前头。当前面的欢声笑语传到他耳朵里时，他心里很烦躁，甚至很恼火。

一个叫树窗的男孩儿正在结结实实的人墙背后很用力地往前挤着，但挤了半天，也没有挤开一道缝隙。

小七子一直在一旁看着树窗。他觉得树窗像一头欲要钻进猪栏但无奈被紧关着的猪栏挡住了的猪。

树窗又一次撞击着人墙，但他的力气实在太小了，被人墙弹了回来。

小七子笑了。

树窗回头看了一眼小七子，便走开，到另一处撞击人墙去了。

小七子开始往一条巷子里后退——后退了足足有五十米远。当他看到树窗准备再一次撞击人墙时，他突然甩开自己

的双腿，然后开始不住地加速，就在树窗撞到人墙的一刹那，他猛烈地撞在了树窗的后背上，随着树窗的一声尖叫，人墙向前扑去。一层压一层，犹如后浪推前浪奔涌向前……

细米朝红藕大声喊着：“抱住树！”

红藕在汹涌的人流中死死地抱住了树。她看到许多人刹不住脚步，从她身边滑过，向前扑去。

细米很快就看到站在最前面的人，哗啦啦倒下去一片，掉进大河，激起一团团水花。

一些小小孩儿落进水中，呛了几口水，挣扎出水面，胡乱地挥舞着双手。

幸好到处是大人，随即跳进水中许多，将这些小小孩儿一个个拉回岸上。

岸边一片哭爹叫娘声。

三鼻涕也被挤落水中，自己爬上岸来后，发现少了一只鞋，叫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一只黑色的、鞋头已有了一个窟窿的鞋，正像一只丑陋的小鸭在水面上漂着。

三鼻涕拎着另一只湿鞋，在水边上追赶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细米坐在横枝上，学着三鼻涕的声音：“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人群轰的一声笑了。

许多人开始追问刚才是谁从后面猛烈地推了人墙，很快追到了树窗的头上。

树窗指着小七子：“是他推的我！”

小七子说：“谁看见啦？谁证明？”